



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华夏之声

FM87.8 FM104.9 AM1215

“午夜时分”栏目同步播出

主播：王 旭 刘旭佳



神秘学园

喂小饱◎著

SHENMI
XUEYUAN

悬疑名家

【红娘子 庄秦 上官午夜】
【七根胡 雷米 小妖尤尤】

齐声推荐！

史上最  高潮迭起的骇人事件……
学生侦探粉墨登场

40% 悬疑+40% 推理+20% 青春=100% 神秘学园

 重庆出版集团
重庆出版社

胆大的翻开 胆小的走开



神秘学园

喂小饱◎著

SHENMI
XUEYUAN



重庆出版集团
重庆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神秘学园/喂小饱著. —重庆: 重庆出版社, 2009. 1

ISBN 978-7-229-00292-3

I. 神… II. 喂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8) 第181158号

神秘学园

SHENMI XUEYUAN

喂小饱 著

出 版 人: 罗小卫

策 划: 光 南

责任编辑: 陈建军 温远才 庄少兰

责任校对: 谭艳莹

封面设计: 第七印象

版式设计: 兰亭创意



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
重 庆 出 版 社

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邮政编码: 400016 <http://www.cqph.com>

深圳大公印刷有限公司制版印刷

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

E-MAIL: fxchu@cqph.com 邮购电话: 023-68809452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: 787×1092 1/16 印张: 16.375 字数: 210千字 插页: 2

2009年1月第1版 2009年1月第1次印刷

定价: 23.00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: 023-68706683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目录

- 001 第一章 年度死亡名单
- 032 第二章 恶魔之手
- 055 第三章 失踪，或者死亡？
- 081 第四章 神秘的火葬场
- 110 第五章 耀德中学的秘密
- 145 第六章 石膏头像
- 178 第七章 传世古墓
- 208 第八章 背后有人
- 237 第九章 以爱之名



第一章 年度死亡名单

1

黎可爱做了一个冗长的梦。

湖边好多人，大家盛装出席烟火晚会。怒放的花火四散于空中，色彩斑斓，夺目耀眼。陆嘉上穿着王子装来到她身边，怀里捧了好多的烟花。他一直在对黎可爱微笑，笑容澄明、净朗。

两人共撑一艘船，行于水中。陆嘉上点燃手中的烟花，纷纭的色彩倒映在水面上，模糊了梦境与现实，混沌了天堂和地狱。陆嘉上清嗓子，快乐地为黎可爱唱着一首歌：

“终有一天，我会开心地笑出声来，那说明我于这份感情，早已释怀，但我仍愿把你当成生命中，最美的那朵莲花，盛开在我心中，春秋，冬夏……”

歌声方落，陆嘉上道：“能认识你，真的很快乐。”

黎可爱娇嗔道：“你还真矫情。”说话间，眼泪却流了下来。止不住的悲伤，在那一瞬，花一样盛开，摇摆。她转身上岸，难过得头也不肯回。

为什么哭呢？梦中的黎可爱也不知道。



就在这时，身后一道冲天的火光把全世界都照亮了。她惊愕回眸，只见陆嘉上的身体被冲天的烈火围拢，火舌舔着他曾经光洁的脸，明晃晃的液体从他脸上渗出，发出皮肉被烤焦的噼啪声。

人群依旧沉浸在狂欢之中，嘴里发出奇异的怪声，像洪荒的初民，高举石块与骨棒，即将分享陆嘉上焦熟的躯体。这里面有撒哈拉校长，有训导主任，甚至还有欧阳老师失踪的弟弟——他的样子很模糊，穿着染了各色颜料的画布，不住地摇头晃脑。黎可爱看清楚了，那不是脑袋，而是一个劣质的石膏头像！

咔嚓一声，那石膏脑袋掉了下来，摔得粉碎，但他的身体依然在晃动，色彩杂乱的画布被夜风掀起，露出莲藕般一截一截用木棍组装的四肢。

再看陆嘉上，炭一样焦黑的身体漂在湖中，唯有眼睛依旧明亮，不停地有泪汨汨流出……

黎可爱梦醒后就一直不停地哭，不停地哭。她用被子紧紧裹住裸露的肩膀，将脸贴在膝头，尽量小声地抽咽。倒不是怕影响了家人休息，因为家里此时除了她，空无一人，只是做噩梦后的反应，强烈到黎可爱自己都觉得惊讶。

黎可爱摸索着抓过闹钟，夜光的指针显示现在是凌晨三点多。她轻轻拉开淡紫色的窗帘，望向窗外。外面起了很大的雾，浓得仿佛化不开。

黎可爱轻轻用手擦了一下未干的眼泪，好凉啊！

怎么会这样？因为梦到陆嘉上那个无赖，自己竟然哭了，而且哭得那样伤心。小时候，陆嘉上常去她家玩，那时候妈妈还没有去世，特别喜欢陆嘉上。每年秋天，妈妈总是亲手织两件一模一样的毛衣，唯一的区别是颜色不同，蓝色那件送给陆嘉上。这样说来，他们两人竟然穿了整整一个小学时代的情侣装。

后来考上初中，两人同校不同班。黎可爱每天骑车上学放学，过着波澜不惊的生活。那段时间，放学后常有男生骚扰她，都被陆嘉上使尽手段赶跑了。黎可爱大声说：“陆嘉上，不要以为这样我就会感激你哦！”陆嘉上也不回应，吊儿郎当地转身离开，留给她一个温暖而单薄的少年背影。陆嘉上仍是不爱学习，爱结交社会上的闲杂人等，时常见他跟些学生眼中的小痞子出入娱乐场所，整天过着无所谓的生活，导致每周一的校会上都被校长不指名地批评。

再后来是高中，经历几次分班后，高三这年两人又分到一个班级。分班那天，陆嘉上接过黎可爱手中的一摞课本说：“你回来了。”然后就转身给她找座位。黎可爱突然很感动，那句话轻轻柔柔跃进胸腔，熨帖在心上，无比温暖，无比受用，就好像……就好像她从未离开过。黎可爱看着眼前的陆嘉上，那个爱拿她开心的少年似乎已经长大了……其实她看到的都是假象，就在黎可爱进教室前，陆嘉上还对着一个经过窗口的胖妹兴高采烈地说：“中国的计划生育就靠你了。”

那些清浅的岁月，如同暖冬的光，照在彼此光洁的额上，单是想想，就觉得愉快……

手机震动了，一条陌生信息：“明天中午十二点半，六楼玻璃屋见。”

会是谁呢？学校的最高建筑教学楼，也只有五层的高度，更何况也没有什么玻璃屋啊。八成是有人发错了。管它呢，黎可爱闭上眼，揽过身边的人偶娃娃，渐渐睡去。

一片黑暗中，人偶的玻璃眼珠借着从窗帘缝泻进来的冰冷月光，闪出一丝诡异的光亮，长时间地盯着黎可爱滑嫩娇俏的脸庞。

风欲来，夜深沉。



2

次日，大风，市电视台预报说今夜将有寒流来袭。

一大早，广播室便发出通知，耀德中学高中部高三全体师生迅速到广场集合。

不出十分钟，两千多人从三号教学楼鱼贯而出，向广场中心拥来，从高处俯瞰，就像一群井然有序的蚂蚁。

训导主任站在一块阳光照不到的地方，他形容枯槁，看上去仿佛随时会从那张肌肉僵硬的嘴里露出发腥臭的獠牙。是的，他就像吸血鬼莱斯特，似乎刚从地底爬出来，脸像擦了粉底一样白，为了遮掩那些久不见阳光而生出的尸斑。

大家明显加快了脚步，出现了集体小跑的盛况，杂乱而慌张。

黎可爱夹在拥挤的人流中，看见了那训导主任，厌烦地转过头去。

耀德中学号称拥有全国最大的校园广场，是一个标准的长方形，四周除了必要的路径畅通外，都被一个个花坛堵死。中央那根粗壮的旗杆早已生锈，如竖直的灵幡般刺向天宇。有一次学校请了风水先生来看，那人从南门进来，当下便大骂学校图纸绘制人，说这里简直就是一口巨棺！

风很急，黎可爱的脸被刮得有些痛，好像有无数只带了锯齿和吸盘的寄生虫，在上面逡巡纠结。

每个班为一个小方阵，相邻的两个班级间仅留一人宽的过道，高三（1）班到（10）班为第一列，（11）班到（20）班为第二列，耀德中学高中部三个年级足足有四十三个班。

从主席台望下去，所有学生都安安静静的，表情木僵，看上去温



驯又听话。训导主任面无表情地直视台下，嘴角偶尔抽搐两下，让人怀疑他在消化碎玻璃之类的东西，仿佛嘴角随时会有一股血红的细流淌出来。旁边的座位上，坐着耀德中学的校长，人称撒哈拉，原因是他头发的数量跟沙漠的植物一样罕见。但坊间也有传言，此人的头皮屑跟撒哈拉的沙子一样多……

撒哈拉微仰着头，看不见他猩红的眼球和浓黑的眼睑，只留给台下学生一个疑似长了肉瘤的下巴。训导主任不时凑过头去跟他说着什么，撒哈拉偶尔点点头。黎可爱甚至看到了他肿大的喉结上下翻滚，那如果是嚥囊的话，足可以吞下一只马达加斯加大仓鼠。

黎可爱突然想起一部恐怖电影，一个会腹语的女人把丈夫的后背掏空，在里面按上一根木棍，把他做成人偶，操控木棍的同时模仿丈夫的声音用腹语跟别人对话。训导主任和撒哈拉校长的站姿，像极了影片中的情形。黎可爱又记起昨晚的梦境，身子不由得抖了一下。

行政楼正上方，挂了大条的横幅“年度传奇人物”，正在风中大幅度地摇晃，发出撕裂的声音。红色的条幅竟然没有一丝喜庆的感觉，相反，浓艳的色泽让人看了就浑身不自在，好像病入膏肓之人咳出的鲜血。

按照惯例，学生会主席许小村做了发言，谁谁谁大冬天穿短裙，谁谁谁横穿学校未建好的土路，谁谁谁和谁谁谁在操场意欲进行“流氓行为”，幸好被及时制止……最受不了的是那个烂人特别爱点名道姓，还附带着把所在班级曝光。

黎可爱开始有些着急了，站在高三（19）班的队伍里东张西望。陆嘉上怎么还没来呢？昨天他连哄带骗硬是把黎可爱刚获奖的工笔画拿回家，向父母谎称是自己的作品，目的就是为多争取一些生活费。马上就要把作品送上去在全校同学面前展览了，可陆嘉上却连个人影都找不到。

他要是敢再睡过头，我非把他的脑袋打爆！黎可爱在心里愤愤地



想。她目光上移，漫无目的地四下打量着。青灰的天空，冥河一般纹丝不动，了无生趣，好在阳光有冲出重围的希望。学校所有建筑分为橙白两色，主体建筑是按照风水学里三面环山一面临水的理念建造，广场三面都是建筑物，很严实地将它包围其中，所以站在如此宽阔的地带，仍有种很强烈的压迫感，抬眼连天空都是那么狭小、逼仄的一片。

嗯？隔了好远的距离，黎可爱注意到行政楼的一处窗户下有一摊水迹，看样子还在扩散。四楼的窗口上隐约有个东西，感觉笨重冰冷，却又看不仔细。黎可爱的心莫名地就有些慌乱，颈间感到嗖嗖的凉意，只好把衣领往上提了提。她又顺手摸摸鼻尖，也是凉凉的。

台上，许小村清了清嗓子：“同学们，再说一下钱的问题啊。学校不提倡大家吃零食，女生的大象腿啊水桶腰啊，都是这么吃出来的！大家一定要把钱都用在刀刃上……”

有人声线暗哑地笑了，是那种从喉咙里硬拽出来的声音，诡异得让人心头发毛，好像同时有许多爆裂的血管从那个人的口中喷出来，白色的神经纤维顷刻在空气中风化干瘪，又掉落在地上像虫子般蠕动。

训导主任标志性地推了推他的黑框熊猫眼镜，鲑鱼眼刻意地在台下扫视了一遍。他的脸太白了，连五官都在光线下模糊不清，确切地说他的脸就像一具石膏。不知道为什么，心里想到这个比喻后，黎可爱的心情开始严重紊乱，有那么几秒钟，她觉得自己必须把嘴巴严丝合缝地闭上，不然鲜红的桃子般的心脏会从嘴里挤出来，蹦到台上……黎可爱真的慌了神，她又忍不住在想一个恐怖的问题，训导主任的脸究竟是外面包着一层石膏呢，还是他的脸本来就是一具石膏，只是巧妙地黏了层人皮？

许小村继续发言：“同学们，学校禁止男女同学两人单独行动，提倡两人成排、三人成列的走路方式；禁止把三餐带回宿舍；禁止夜间



收听电台的“成人节目”……”

黎可爱听得不耐烦了，她看着许小村那张自以为是的饼子脸，心想，干脆把大小便也禁了吧。她感到极不舒服，就悄悄歪头。她注意到身边所有人都像脖颈被折断一样低垂着脑袋，直勾勾地瞪着脚尖，表情凝滞。许小村的说话声让广场更显得安静，安静得黎可爱觉得自己就身处在湘西赶尸的队伍里。两千多具干尸被台上的赶尸人带向黑糊糊的地洞前，然后前赴后继地投身其中，最后被封存，永生永世不见天日……

正当自己空等陆嘉上无望，把脑袋晃来晃去的时候，黎可爱听到身后有人喊自己的名字，“黎可爱，黎可爱……”声音很轻微，极富弹跳力，黎可爱本能地对这个声音的主人的模样做了一番遐想。她想她喜欢这个声音，干净，透明，有不着痕迹的温柔。

蓦然回首，看到隔壁班的男生队伍里闪出一张很好看的脸，微微抬手向她示意，并露出礼节性的笑容。黎可爱眼睛接连眨了几下，紧张的心情才有所舒缓。是顾良辰。整个学校的男生，也只有他的头长得可以扎起小辫子。

顾良辰身形颀长，粉色的衬衣领处，露出一小节白皙的脖颈，戴一条波希米亚风格的项链。他站在班级队伍的最后，就像每一次命中注定的邂逅，男主角总是抄着口袋，像个来自小小国度的王，冷峻却不失人情味。

黎可爱早就注意到他了，他总是一个人，独来独往，更没见他跟什么人聊过天。最初她以为是顾良辰太高傲找不到朋友而已，后来才知道，他是两届的复读生，接连的失败应该就是造成他性格沉闷的关键了。

“黎可爱，黎可爱……”顾良辰又在轻声叫她的名字，透着显而易见的急切。

黎可爱揉揉有些不自然的脸部表情，回头准备给他一个力所能及



的微笑，但是她很快便发现自己根本笑不出来，周围的人像尸体般纹丝不动，好像被施了怨咒，又好似被下了蛊。

顾良辰如同站在一群木制的人体模特里，用口型告诉她一句话，然后黎可爱的表情霎时间就凝结冰冻了，一种很奇怪的感觉霎时涌上心头。

顾良辰那句话是这样的——

中午十二点半，六楼玻璃屋见。

3

原来，给自己发信息的人是顾良辰。

黎可爱的心里打起了小鼓，咚咚咚，热切却又慌乱。她扬起下巴，睫毛轻微眨了一下，若有所思地看着顾良辰。会是什么事情呢？非要等到放学后才能知道结果？

顾良辰继而恢复了原本冷冰冰的表情，双手抱在胸前，有点闷地嚼着口香糖。

台上突然没了声音，许小村拿着话筒，纳闷地看着台下的音响。

所有人的目光集中在立体音响前，而陆嘉上就是这个时候出现的。他肩上挎了一个超大的运动包，里面装着篮球鞋和运动服还有心爱的Ipod。黎可爱发现陆嘉上今天扎了条非主流的淡绿色领带，在黑制服白衬衣间显得特别扎眼。

那家伙肯定又赖床了，睡眼惺忪，短短的头发明显刚洗过，只有从细长的眉眼和坚挺的鼻子能辨出他也有副好相貌。

“你……”许小村暴躁地对陆嘉上狂喊，鼻孔一翕一合，那神态让人又恶心又好笑，“为什么迟到？为什么不把制服扣子扣上？为什么戴耳钉？”



台下的人都紧张起来，全场从未有过的安静，甚至能听到高处条幅翻动的声响。

黎可爱更是着急，万一陆嘉上那火爆脾气上来，当众暴打学生会主席许小村也不是不可能的。

从体育班那边传来一声响亮的流氓哨，然后就有人尖声尖气地说，“兄弟，揍他！”体育班有几个刺头儿，很有节奏地唱一首改了歌词的英文歌：“We will we will fuck you！”

整个学校，也只有体育班的大块头们还算活跃。

陆嘉上蹲下身子，把刚刚被自己踢掉的电源插好，起身看着台上，用一种不怒自威的轻蔑眼神看着台上的许小村。

台上一排校领导都愣住了，他们心里也很没底，因为谁都明白，台下这个教育局长的儿子是个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的问题人物。

许小村是反应最强烈的，他感觉额头发热，开始后悔自己刚刚在全校师生面前对陆嘉上的训斥。他突然想起两年前，自己被一群来路不明的人殴打进了医院，左眼眶缝了七针，疤痕永久性地留在了眼脸上。

唉，算了，算了！许小村的手一挥，清清嗓子准备继续讲话，连抬头看陆嘉上的勇气都没有了。

人群变得有些热闹，黎可爱突然觉得陆嘉上做得很好，至少能让广场上的气氛不那么压迫心肺。

大家悄悄发表自己的言论：

“我爸要是当官，我早揍许小村那个狗腿了！”

“陆嘉上长得好帅。”

“不是帅，是可爱，笨蛋！”

陆嘉上把包甩到肩后，转身向人群走去，迅速融入其中。经过高三（9）班的队伍时，冼美罗将一大把阿尔卑斯棒棒糖塞进陆嘉上的包里，然后说，一次不可以吃太多的。冼美罗说话永远柔声柔气，没



有人见她发过脾气。她的衣服基本没有重复，每天都有不同的造型，来去永远是坐她老爸那辆奥迪A6。用黎可爱的话说，她们简直是一个天上，一个地下。冼美罗有一个当超市老板的爸爸，而她——黎可爱，却有一个酒鬼赌鬼爸爸。但是黎可爱不羡慕，她说自强不息才最重要。

陆嘉上对冼美罗说声谢谢，快步向高三（19）班的队伍走去，在黎可爱身边站好。

黎可爱一拳打在陆嘉上右臂上：“喂，我的画呢？”

陆嘉上一边揉着胳膊一边把包递给黎可爱：“可爱，你下手也太狠了吧！”

黎可爱一把抢过运动包，拉开拉链，顺手拿出一个棒棒糖，剥开包装纸放进嘴里：“告诉美罗，以后不要再送草莓味的了，我喜欢咖啡口味的！”

陆嘉上眉头一皱道：“你什么女人嘛，这是别人送我的东西，难道要按照你的喜好来送不成？”

黎可爱哼了一声：“陆嘉上，你再强词夺理，我就拿你的臭球鞋丢你了！”

我强词夺理？陆嘉上彻底无语了。他可以对任何人面无表情，却对黎可爱百依百顺，这在很多人眼里并不是个秘密。

“注意了！”许小村在上面喊道，“接下来校长将宣布‘本年度传奇人物’获得者名单。”

人群里炸开了锅，大家纷纷用最小分贝的声音议论本年度的热门夺标人物，名单大体如下：

黎可爱，女，名副其实的双优生，美术专业，曾代表市艺术团到七个国家访问，是艺术学院头号种子选手。

王一扬，男，舞蹈专业，出身舞蹈世家，数次代表学校参加比赛，

均是金奖。此人弹跳力和柔韧度惊人，一曲《西风烈马》能让观众把手掌拍麻。

陆嘉上，男，普通文科学生，为人懒散，但乐于见义勇为，去年先后两次救助落水的大叔大妈。据说此人极受初中部女生欢迎，外表讨巧，身材比例为标准黄金比，多次被误传为舞蹈专业。

邱天，女……

华西北，男……

撒哈拉的话好比那些滥情电视剧，快进一半，停下来接着看，还能明白是什么剧情，但是他无数个“注意了”也不及美丽韩剧女主角一句滥情的“sa lang hye yo”受用。许小村拿着水瓶挨个给其余的校领导倒茶，不时跑到另一个话筒前喊话：“安静，安静！校长要说话啦！大家鼓掌！”

大家迫于淫威还是鼓起掌来，稀稀拉拉几下，掌声便戛然而止了。

撒哈拉由后仰改为平视，那双聚拢了怪异光芒的眼睛扫视了一遍所有学生，全场马上冰封一样归于平静。他松了松花哨的领带，开始宣布结果。

就在这时，一阵尖锐刺耳的轰鸣声从高处传来，回旋着不肯散去，硬生生扎进每个人的耳朵。

黎可爱的肩膀猛地抖了一下，陆嘉上马上用手指把她的耳朵堵上。黎可爱此时手里正抱着大大的运动包，不想被陆嘉上占便宜，但更不想遭受噪音的折磨，只能咬牙切齿地任由陆嘉上白皙细长的手指搁在自己脸上。陆嘉上在一旁坏笑：“放心好了，我绝对不会乱摸的！”

轰鸣不停地响起，如直刺天宇的利刃，漫天乱飞。不一会儿所有人的情绪开始变得焦躁起来，情绪激动些的人就捂着耳朵瞪着愤怒的眼睛四处寻找声源。



“现在，我宣布耀德中学高中部三年级本年度死亡人员名单！”

4

一把经过处理的陌生声音乍然出现，声音大得瞬间淹没校长撒哈拉的声音。铅灰的天空里，仿佛出现一张腐烂扭曲的怪脸，不住地狞笑狂吼，撕扯着每个人的中枢神经。

所有人都愣住，全场遍布疑云。

紧接着是一阵“咔咔”声，陌生的声音继续说着：“他们是：王一扬、邱天……”

陆嘉上明白了，刚刚刺耳的声音是音响长久不使用，猛然打开时造成的轰鸣，巨大的轰鸣声把陌生的声音也掩盖住了。循着声音，陆嘉上发现并非来自台前的大音响，而是行政楼三楼的广播室。

广播室位于行政楼左侧边角处一间不起眼的房间，窗口比一般的房间小很多，青色的窗帘随风轻摆，并没有其他窗口放置的绿色盆栽。这间广播室怎么看都像一间密室，或者说，是一间囚室。

撒哈拉明显也紧张起来，低声吼道：“后勤部的人呢，快去看看状况！”

陆嘉上从人群里跑出来，跟着后勤部的工作人员往楼上跑去。黎可爱在后面喊着：“小心！”然后看见冼美罗也冲着陆嘉上的背影说了同样的话。

大厅很奇怪，迎面是一堵大大的屏风，把后面的玻璃门整个都挡住了。最为奇怪的是，屏风上什么图案都没有，如一张惨白的纸，泛出白晃晃的光，让人担心看久了脑中会生癌。楼体内部采用回形建筑，有些像南方古旧院落的天井。陆嘉上并不是第一次进来，但每次都有一种错觉，他担心头顶上随时会坠下重物，那样自己连躲闪的机



会都没有，因为空间实在太开阔了，根本无处藏身。只有一处楼梯通往上面，静静坐落在左边一个漆黑的门洞里，几个人迅速消失在其中。

三楼广播室正对着楼梯口，大家一转身便来到门前。黄漆的房门紧锁，像一张怨妇痉挛的脸，死气沉沉地面对着每个人。后勤部的工作人员一时竟找不到钥匙，陆嘉上后退两步，飞起一脚就把门给踹开了。门咣当一声洞开，里面的一切豁然呈现于眼前。

一张办公桌在靠近窗口的地方立着，上面放了一摞各个年级送上来的稿件，中间摆着一支立式话筒，被红色绸巾包裹。右边的墙角摆放着台巨大的机器，那应该就是学校花巨资买来的设备了。

陆嘉上走过去，摸了摸机器的背部发现并没有发热迹象。如此大功率的机器不会在这么短时间内恢复正常的，或许，这台机器根本没开启过？

陆嘉上把目光移向窗台时，眼皮跳了一下。他缓步走到窗台，看到下面的人群有些散乱，训导主任正凶神恶煞地维持着秩序。陆嘉上在人群里看到了黎可爱，眼睛直直地望向这边，并没有发现站在窗口的人就是陆嘉上。

陆嘉上想打开窗子，告诉大家不过是虚惊一场，但冰冷的窗子却怎么都打不开。他一手撑住墙体，一手把窗户死命往外推开，心却猛然颤了一下，觉得自己好像在肢解一具冰冻寒腥的尸体，甚至他的鼻腔也闻到了冻鱼的怪味道。人死了，身上就会发出冻鱼的怪味，这点陆嘉上深信不疑。

哗！窗子打开了，凉气扑面而来，他紧张的太阳穴暂时得以放松。

陆嘉上正要把头伸出去，只见一块巨大的三角铁底座从上面垂直砸下来。

巨大的阴影像面纱一样瞬间抚过陆嘉上的脸，他嗅到了一股浓烈